

剧本：在人间

吴萍

—

编者按：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08 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

内——卧室——日

一片漆黑，窸窣窸窣的声响，开关声响。

日光灯管闪了好几下，终于亮了起来。

房间里没有什么家具，空落落的，长桌上是男子的灰白遗像，
床头贴着基督教的贴画。

暗暗的灯光下，穿着棉毛衫的大妈，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利
索地穿着衣服，一件套一件，直至包裹得像个粽子。

熄灭灯光，一切又归于黑暗，听见大妈的虔诚祈祷：“我的
主啊，请保佑我的女儿能够平平安安，与女婿生活幸福美满，我将
永远感谢赞美你，阿门——”

内——厅室——日

一辆掉漆的旧三轮车，大妈两手提着好几个袋子，忙着将东
西放入车中。

（镜头特写）车中的是带鱼，鸡爪及鸡腿一类的冷冻产品。

大妈抱着一个泡沫大箱子，喘着粗气，一声闷响，箱子稳稳地落在三轮车中。三轮车晃悠了几下，往后退了些，吱噶吱噶地发出声响。

内——厨房——日

铝制餐盒，稀薄的白粥，冒着热气。大妈用筷子夹上两三块乳豆腐，白粥中多了几丝红色。

手部特写，通红的，肿胀的，破皮的，生了冻疮。

大妈用毛巾将餐盒裹好，拿在手中，熄灯，走至厅堂，将餐盒放在三轮车的前面靠边。大妈抓起桌子上的围巾，围在脖子上，只露出眼睛。

外——场地——日

熄灯，依旧黯淡，远处的天边依稀有些发白，一切还只能朦朦胧胧地看到轮廓。

大妈，推着三轮车，走出家门。走进黑暗与冰冷的世界，风怒号，卷起地上的残物，在空中乱舞。大妈弯着腰，费力骑着车。风吹乱了大妈的头发，她的眼睛时而紧闭着。三轮车似散了架般，晃悠悠，连续发出“吱嘎——”声。

内——菜场——日

菜场内顾客还很少，多是商贩在忙着摆摊。整个菜场比较安静，听得见箱子着地，水流击地的声音，偶尔夹杂几声喊话，笑声。

大妈系上围裙，拿出一些冷冻产品放在盘子中，摆放整齐。

“老朱，这天气冷啊，看我这双手，都生冻疮了。”旁边摊位卖豆制品的阿姨抱怨着，端详着一双手，越看越不满意，眉头紧锁。

“这冻疮生了一次以后年年都会生的，我的这双手，长年跟冰水打交道，都没有样子了，买点十几块的冻疮膏涂涂，也就只能这样了。”大妈埋头给鸡爪剪除多余之物，搭话道。脸上没有表情变化，好像对于一切都习以为常了。

“唉，现在的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了。物价涨的太厉害，钱都不值钱了。现在的一百块就和过去的十块差不多了。”阿姨整理小铁盒中的零钱，感叹说。

大妈转过身，拎着小桶，佝偻的背影，渐行渐远。

嘈杂的声音，讨价还价，此起彼伏。大妈麻利地处理带鱼，用剪刀剖开肚子，取出内脏，准确甩入一边的小盆中。拿起菜刀，

“啪啪啪——”，带鱼变成均匀的一小段，顺手扯下一个袋子，反扣在砧板上，将带鱼装入袋中。

摊位前站着一些人，在挑挑拣拣。

一个瘦小的妇女，左右观望，神情鬼鬼祟祟。她面色枯黄，样子看是外地人。身上穿的是深蓝色的外套，围着灰色的围巾，下面穿的是黑色布裤。虽然衣着并不破旧，却不起眼。

大妈忙着处理带鱼，妇女终于趁大家不注意，偷偷抓了几只鸡爪，迅速塞入布袋中，接着继续装着挑挑拣拣，捡几只鸡爪，装入袋中。脸上却是心不在焉，惶恐不安的表情，不停用眼角余光，瞟着周围的人。

旁边摊位的阿姨的目光正好撞见这一幕，只一瞬间，她便急忙收回目光，假作若无其事，笑呵呵地与人谈笑。

妇女确定没有被人发现，终于有所舒缓，轻轻舒了一口气。

“唉，都吃了好几天鸡了，今天换吃肉吧，给我们家那口子换换口味！”妇女一脸高傲，像在自言自语，又是在说给身边的人听。

说完，心安理得地转身走了，留下那个装着几只装着鸡爪的透明塑料袋，被风吹得发出声响。

妇女到猪肉摊旁走了一遭，眼睛望着摊位上的猪肉，充满羡慕。卖肉的大叔满脸堆笑，“您看看，我这肉可是新鲜的本地猪

肉，包好吃——”拿起一块脊梁肉，左右转着，“您看，这脊梁上好多肉，买了绝对不吃亏。”

妇女似乎被说动了，但一会儿又回过神来，恢复常态，她走近用手拈起一个角，看了看，说“这肉太肥了，我不要——”转过身，向对面的蔬菜摊贩走去。

“唉——这哪里算肥，不骗你，再也找不到象这样好的猪肉了”大叔一脸怒气地吼道，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。

妇女不予理会，停在蔬菜摊前，挑挑拣拣，拿起一颗白菜，问道：“这白菜怎么卖的啊？”

“七毛——”

“这不是坑人嘛，我上次在青云菜场买的只要五毛。而且这白菜看上去也不怎么新鲜啊！”妇女脸上显示出很吃惊的样子。

“今年的菜价普遍高了，你到哪里能买到五毛的白菜你去买好了。我都卖了十几年菜了，不会随便坑人的。”头也不抬，忙着给蔬菜喷水，整理，一脸冷漠。

妇女不由得攥紧了手上的包好的手帕，一时无语。

（镜头回到大妈的摊位上）

“看她样子，是个外地人吧！”一个正在挑捡鸡腿的妇女搭话道，脸上满是不屑。（头发大波浪，染成黄色，身上穿着黑色的呢绒长大衣，手上带着金戒指，脚下登着一双靴子，镶有闪亮的珠片）

“她啊——就租住在我村上一户人家里，好像是从江西来的吧！他丈夫就在这里一个店里打杂，帮忙卸货什么的。”

“就说嘛！看她穿的那样，还吃的起肉？也不看看现在猪肉涨价都涨到多少价格了？都翻了好几倍了。”

“哼，她们家三个孩子，还不把家给吃穷了。还有那三个孩子，你没有看见过，脏的都没个样子，也不上学，到处野。”

“好了，给我称一下吧。”

“外地人，一般都这样，真不明白政府干嘛去了？”用布擦着手指，时不时拿起来闻闻，又皱起眉头，再次擦手指。

“一共 18.3，就算 18——”笑着，大妈将袋子系好口，递过去，接过来一张 100 元。

大妈将钱拿在手里，揉搓着听了声响，又对着光看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突然沉郁下来。

“换一张钱吧——”

妇女的脸有些发红，不过她笑着接过钱，“行——那换张小一点的，50 块。”

大妈接过钱，这次更加仔细地检查这张钞票。

妇女紧张地看着大妈，屏气凝神，额头上不知何时冒出了细细的汗珠。

“好了，你也不用在我这儿买菜了，赶快走吧，钱也没有必要还给你了。你以为我几十年做生意下来白做的吗？竟然连续拿两张假币给我。”大妈一脸严肃，继续忙活着手边的生意。

“你凭什么拿我钱？”妇女撒起泼来，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。

“你还是别在这捣乱，妨碍我生意，我把这交给市场管理处，就没有这么好说的了。”

周围的人，都用冷漠的眼神看着她，冷笑着。刚刚和她说话的另一个妇女，更是鄙视地看着她，尖声怪气地骂道：“真是不要脸啊！”“呼呼——”一阵风吹过，掀起大衣的下摆，如扬起的帆。妇女脸色苍白，两鬓的碎发微微颤动着。夹紧大衣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昂起下巴，很鄙夷地扫视一下人群，欲言又止。这时人群中的议论声渐弱了。她故作优雅地转身，离开了。剩下的人又在议论纷纷，交头接耳，声音渐强。

“有什么好冲的，没钱啊，还要充胖子。”那个妇女刚刚骂完，又在嚼舌。

“看她的样子，谁想得到呢？看来人是不可貌相的啊！我可得小心了。”卖豆制品的阿姨，难以置信，仔细琢磨的表情，像是从中得到了什么经验借鉴似的，点点头。

“他妈的，竟敢偷东西。你给我站住——”一声大吼，使菜场顿时安静下来，不会儿又喧嚣起来，聚齐一群人，团团围住，成了一圈。圆圈中间，一个粗壮的男人揪着一个瘦小的妇女，正是刚刚这位偷鸡爪的妇女。整个人瘫倒在地上，趴在她的布包上。

“奶奶的，竟然偷东西偷到老子头上了。还好我眼尖——”男人说着，喘了一大口气。

“把包给我，快——”男人揪扯着妇女，想要夺取妇女的布包，妇女死死护住。争抢中，布包终于被甩了出去，一角的人群慌乱地后退，人群变成了三角形状。

布包重重地摔在地上，鸡爪掉了出来，还有肉皮，蘑菇。

“好啊——你还不只偷一样东西，哪里是买菜，根本就是偷菜。”

“其他的都是我买的，我没偷，你冤枉人——”妇女带着哭腔，冲上去，抓住男人，拳打脚踢，可是力气终于敌不过男人，被男人推倒在地，干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老天啊，你怎么不开眼呢？让我嫁了个没用的男人，就知道赌博，一毛钱也不交给我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三个孩子还等着吃饭呢，这日子怎么过啊——”妇女哽咽着说，用充满泪水的眼睛的余光观察着四周，越哭越伤心。

众人的议论声，妇女的哭声，男人的咒骂声，像一首不和谐的交响曲，混杂在一起。男子将布袋倒过来，仔细翻查着，似乎想要趁机攫取些什么宝贝。

“我算见识了，穷到一毛钱都没有，还出来买菜。走——跟我去办公室！”

男子扯着妇女，拖她前行，妇女大哭大闹，拼命挣扎，两个人对峙着。

围观的人又多了几圈，大家都饶有趣味地看着形势的发展，彼此交头接耳，却没有人站出来。

“好了，这东西都脏了，就算了吧，凡事好商量嘛！”对峙了许久，终于人群里有人劝到，是个高瘦的男子。

“算了，就算我他妈的倒霉，下次再敢骑到老子头上，要你好看，你个外地佬，就算你大爷赏给你的。呸——”男人有些失望，拍拍双手，踢了一下布袋，愤怒地挤过人群走了。

“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都结束了，没什么好看的了——”高瘦的男子，驱散着围观的人群。

“唉——那家男的也太没良心了，都不顾家人的死活，赌博的人根本禽兽不如。”几个中年妇女还在讨论，一脸愤愤不平。

“就是，这种人就应该杀千刀。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别管这个外地佬了！”高瘦男子陪笑搭话。

中年妇女们于是结伴走了，其中一个靠近另一个的耳边，问道：“那个小伙子是谁啊？看着人还蛮正派的——”

“应该是市场的管理人员，不过以前怎么没有见着，也许是新来的。”

“就是，像那几根老油条，怎么请得动他们，那会儿说不准在看报喝茶呢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两人对视，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还不快起来，我在外面等你，动作快点。”高瘦男子，瞅瞅四周，人群都散开了，站在女子身旁，压低声音说道，然后悠然自得走开，哼着小曲。

妇女将散落地上的物品一一捡回袋中，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，嘴里叨咕着：“这都吃了几天咸菜了，终于可以吃顿好的了。”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妇女迈着小碎步，离开了，来到一角落。

“叫你快一点，你耳朵聋了，磨磨蹭蹭，这么半天才给老子出来，干啥吃的？”高瘦男人一把抓过妇女的布袋，埋头搜索里面到东西。

“恩，有鸡爪，可以给我做下酒菜。还有肉皮，蘑菇一起做个汤，有顿饭的样子了。”高瘦男人，两眼发光，望着远处。一会儿又拉下脸来，将布袋摠在妇女怀里，骂骂咧咧：“你的脑子咋就这么笨呢？第一次就被人抓，下次只好换个地儿了。你给我机灵着点，看我的眼色，我在帮你盯着呢！”

“你要是不赌，老老实实过日子，哪有这门子事？”小声道，妇女小心翼翼地说道，看着男人的脸色。

“你个娘们懂个啥？男的不赌，能算个男人吗？你看老刘，老张，有哪个不赌的？”高瘦男人理直气壮地辩驳道，拖着妇女，两人推推搡搡地走远了。“呼呼

——”一阵风吹过，眼睛都睁不开，两人用一手挡在眼前。

“刚刚那个女的也偷了你的鸡爪吧，真是作孽啊！要是我看到了，非把她教训一顿不可。”卖豆制品的阿姨向大妈表示同情，脸上是忧虑痛心的表情。

“唉——这都是人穷极了给逼的啊。现在社会上，多的是几千几万家财的大老板，也多的是穷光蛋。现在想混口饭吃真的不容易啊！超市一家家多起来，要买什么没有呢，还弄得很好看。眼看这生意也一点点冷清下去，指不定自己哪天也变成穷光蛋。”大妈依旧在弄鸡爪，一边说着，脸上木然，看不出什么表情。

“老朱，我也不比你好到哪里去，现在做生意都是靠老顾客赏赏脸。生意淡了，钱又不值钱了，这日子难熬啊！我也只在你面前这么说说，在其他人面前，还得装着开心舒坦的样子，日子总得过下去。”阿姨低着头，来回搓着双手。

“给我来两块豆腐——”一个中年男子，穿着黑色皮夹克，嘴里叼着根烟，含糊地喊着。

（镜头特写）豆腐浸在清水中，白白嫩嫩，风吹起水面的微澜，豆腐也开始晃动圆鼓鼓的身体。

“好嘞，您看，我这豆腐多水灵啊，包您好吃！”阿姨一下子挤出笑容，热情地回话，给男子称起豆腐来。

“一共四块钱——”阿姨将袋口打成蝴蝶结，递过袋子，小手指做兰花指状。

菜场里已经有些冷清了，不像原来那样喧闹。

大妈坐在椅子上吃着早餐，粥已经冰冷，上方看不见丝毫白气。

（镜头特写）头上的白发很分明，一撮撮的，发质干枯。额头上深深刻着皱纹，皮肤暗黄，脸颊上生了冻疮，有块状的突起物。嘴边沾着白色的东西，喝粥时不小心沾上的。

“哗——”对面的杀鸡的，泼出一盆脏水，还是热的，霎时，热气升腾，白雾弥漫。

内——家中——夜

“呼呼——”外面的风声很大。

“我说你们就不能节俭点，藏点钱下来嘛！”大妈坐在沙发上，手指敲着茶几，忧心忡忡地说道。

“你看马上就是有孩子的人了，养大孩子可不是容易的，还这样大手大脚，任性妄为，将来看你们怎么办？”大妈将手掌相握，放在膝盖上，偏着头，继续说道。

“我说你的西装都有好几套了，怎么还买啊？”大妈抬起头，以不满的眼神盯着女婿。

“我们这是自己赚的钱，又没花您的钱，你着急什么啊？再说了，西装不是在打折吗，就一千多，又不贵。你就别瞎操心了，好好过您的日子吧！”女婿一脸不耐烦，斜靠在沙发上，手拿遥控器，不停转换频道。

“胆子越来越大了嘛，竟然这样对妈说话，还把我放在眼里吗？”女儿躺在沙发上，一手轻轻抚摸着鼓起的肚子。

“你以为我容易吧，我每天努力工作得像狗一样，就是为了这个家。我知道我出身不怎么样，我父母都是苦农民，比不上你们家的家底。但是，不要老是瞧不起我，看我不惯的。我真是受够了，受够了这个家，受够了一切。”女婿双手抓着头，恨恨地说道。

“你个龟孙子，就你那点工资，哪养得起老婆与孩子？还好意思在这里抱怨，你咋就不和那些上进的人比比呢？我生孩子就容易吗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”女儿随手拿起手边的一个杯子就摔在地上，瓷杯子瞬时摔得粉碎。女儿眼里的泪水在眼眶打转，用手捂住嘴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大家都为了孩子嘛！”大妈慌忙站起身来，局促得两手不知摆在哪里。

女婿站起身，稍稍迟疑了一会：“我出去透会儿气，一会就回来，你和妈先睡吧。”

“这么晚你上哪儿去呢？外面天冷，小心着凉了，可没人管你！”女儿手撑住沙发，想要站起来，可是站不起，大声地喊着。

女婿头也不回地，走了出去，门重重地关上。

一切归于尴尬的静默，终于女儿开口了：“妈，你能不能不要管怎么多，哪天不挨您训真是见鬼了，我们自己会过日子。好了，扶我回房休息吧，我头痛的厉害。”

大妈张开嘴，本想说些什么，但是又低下头，什么都没说。大妈扶起女儿，身子歪了一下，差点摔倒，脸憋得红通通的。一步一步走回房，“闺女小心点啊——”

“晚上有什么事就喊妈，妈马上就来啊，早点——！”

“砰——”房门关上了，女儿什么都没说，一直紧皱着眉头。留下没有说完的大妈，木木地站在门口，长叹一口气。大妈将头深深埋下，暗里，看不见任何表情。灯光将大妈的影子投在地上，长长的，黯淡的。

“啪——”灯熄灭，一片漆黑，听得见均匀的呼吸声。

外——小吃摊——夜

女婿拿起一瓶啤酒猛地灌下肚，喝完打了一个响嗝，将酒瓶重重摁在桌上。头垂下，对着酒瓶自言自语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？老子明儿个就拿点钱给你看看。我要让孩子知道他爸是个什么样的厉害角色！”又是一个响嗝，哈哈大笑，笑着笑着眼泪却留了下来。

倒着，立着的空酒瓶，狼藉的桌面，简易的搭棚小吃摊，前方歪歪斜斜走路的身影，唱着苍凉的歌。

女婿走着，跌跌撞撞，东倒西歪，走到了行车道里，后面的车灯光强烈地照亮了路。女婿刚要转身，车子飞快地驶过，他转了个圈，倒下，刺耳的刹车声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地上几个人影，伏在地上的女婿，黑色的一滩。

（镜头拉远）道路两旁的树干，光秃秃的，偶尔还留有几片枯叶，在风中摇摇欲坠，抖动得厉害。被风卷起的白色塑料袋，在空中打转着。停着的宝马车，一切静静的。

内——医院——夜

医院的长廊，通往黑暗的尽头。

大妈坐着，埋着头，灯光下，大妈的白发一下子多了很多。

对面站着一个中年男子，梳的一丝不苟油光可鉴的头发，金丝框眼镜，贴身的西服，搭调的花色领带。

“痛快点吧，给个价！”男子边吸烟边说，脸上是冷漠的表情。

大妈埋着头，什么都不说。

“让一下——”手术推车急驶过，一个年轻女子抓住伤者的手，满脸泪水。进入手术室，两人的手慢慢松开了，留下年轻女子，瘫倒在地上的背影。

“我劝你还是看开点，毕竟你女婿也是有责任的。我们领导是看在不想张扬此事的面子上，才肯出大钱算是抚恤你们的。”男子冷笑着。

“我们领导可是有身份的人，你应该知道的吧。就 10 万吧，怎么样？”男子试探性地问大妈。

大妈始终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全身颤动得厉害。

“看在孩子面子上，就 15 万吧，我们领导可是仁至义尽了。不过话先说在前头，就此了事，不要再提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”男子吐出烟圈，一手插在袋里。

静默的对峙，镜头渐渐拉远，伸向长廊的尽头，突然极大的响动，有什么人跌倒在地上的声音。

“哇哇——”长廊尽头的手术室里传来新生儿的哭声，那么响亮。

从手术里走出一个女大夫，摘下口罩，喊道：“生了，大胖小子，七斤六两。”

内——病房——日

女儿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头发乱蓬。

“你昨晚上哪儿去了，不是说晚上有什么事就喊你吗？”女儿闭着眼睛，有气无力地诘问。

大妈坐在床沿，削着水果，这时手突然一抖，缓缓地抬起头，欲言又止。

“妈对不住你，昨晚正好有个姐妹家里出了点事，我去帮忙一下——”大妈吞吞吐吐，艰难挤出这些话。

“女儿就是比不上你那些姐妹——”女儿故意拉长声调，眼睛里闪动着泪花，脸偏向一侧。

“阿三呢，死哪儿去了？”女儿声音发颤，哽咽着。

“那小兔崽子，就那点心胸，就为了昨天这点事，手机也关机了，不知上哪儿去了。”大妈愤愤地骂道。

“够了，都是你。一切都是因为你，就是你——”女儿突然提高嗓门，一下子发泄出来。

眼泪滚过脸颊，女儿翻转过身，背对母亲。

“我累了，要休息，你出去吧！”

“先把这个苹果——”母亲近乎哀求地说，将苹果递上前去，眼角湿润。

“出去——”还没等母亲说完，女儿冷酷地打断母亲的话。

大妈苹果放在桌上，帮女儿掖好被子，起身，呆呆望着女儿的背影，拿起桌上的苹果，一拐一拐地离开，放大的脚步声，沉重。

内——医院——日

医院大厅里，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拿着鲜花的少女，哭啼的小孩，焦虑的母亲。

大妈坐在椅子上，默默吃着苹果，一大口地咬下去，将嘴里塞得鼓鼓的，拼命地嚼着。面无表情。眼神空洞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手抖得厉害，每咽下一口好像都要很大的力气，非常艰难。额头上一块淤青，撞在什么地方留下的，还有些新伤痕。

大妈闭上眼睛，画面漆黑，只听得见咀嚼与呼吸的声音。

内——菜场——日

黑幕，嘈杂声渐起，画面渐亮。

大妈已经将摊位收拾好了，准备离开。

“这么早就回去了啊！也难怪刚抱上个大胖外孙，可得好好给女儿补补。”卖豆制品的阿姨笑盈盈地说道。

“恩，买了一只大母鸡，准备炖个汤。”大妈举起手中的袋子示意。

“干嘛这么麻烦？去买就好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做戏团的台柱的时候，专门吃云香斋，它的炖鸡做的顶呱呱，你去那儿买，绝对不会失望的。”阿姨眼神迷离，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。

“唉，戏团解散了以后，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。”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抚摸着一双手，出神。

“我还是喜欢自己做，实在嘛！我走了啊！”大妈边推着车边走。

“呼呼——”寒风袭来，大妈弯着腰，费力骑着车。风吹乱了大妈的头发，她的眼睛时而紧闭着。三轮车似散了架般，晃晃悠悠，连续发出“吱嘎——”声。

内——厨房——日

煤气灶上，放着砂锅，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，白色的热气腾腾地升起。大妈坐在搬来的凳子上，候在煤气灶前。大妈头一点一点，像小鸡啄米，泛起困意。回过神来，又站起身来，看看炖鸡的情况，调调火候，尝尝汤味，加些枸杞，红枣一类的。

外——医院门口——日

大妈将保温瓶紧紧抱在怀里，保温瓶外面用围巾包裹着。大妈佝偻的背影，镜头拉高，沿大楼上升，到女儿的病房窗外停住。阳光反射，镜头模糊，只听得见婴儿的哭声，那么响亮。

镜头继续上升，明媚的阳光，蔚蓝的天空，丝丝白云，不远处一群鸽子在盘旋。

“呼呼——”寒风吹过城市的每个角落。

俯拍，川流不息的人流，车水马龙的车流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密密麻麻的建筑群，令人头晕目眩。

在人间。

注：1，风代表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，似乎每个人的命运都受到它的支配，也许这就是人的悲哀之处。

2，婴儿的哭声代表希望。人际关系如此黑暗，就连亲情，也蒙上了一层灰，可是始终怀有一丝希望，照亮心底，温暖彼此。

3，丑的背后，隐藏着美好。买豆制品阿姨当年在舞台上的辉煌，外地夫妇在家与孩子大吃一顿都的温馨。很多东西欺骗了我们的眼睛，真正的悲喜辛酸藏在时光间。

4，在人间，死者已逝，生者，还要活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之存在的价值，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，不管是对于自己的，抑或是对于他人的。

5，人物之所以没有取名，因为更多的是抽象的代表符号，而且表达了一种无奈，不过是沧海一粟。